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信息素养框架

原则标准和实践

(第二版)

编辑

Alan Bundy

阿德莱德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学会
2004

目录

前言.....	1
回顾.....	3
准则声明.....	9
核心标准.....	9
标准一.....	9
标准二.....	10
标准三.....	10
标准四.....	11
标准五.....	11
标准六.....	12
信息素养学习的课程衔接与评估.....	13
标准、课程和学习：专业发展的意义.....	16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图书馆 2003 年对第一版《信息素养标准》的使用情况....	21
信息素养：精选年表 1965-2003.....	27

前言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原则、标准和实践》是 2001 年信息素养标准的第二版，旨在反映学术机构和图书馆员已经使用第一版的情况。2003 年 1 月工作组在悉尼开始进行修订工作，在工作组工作之前，已经收到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各地大学、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和其他图书馆员的资料。超过五十个已经使用第一版的学术机构和图书馆员贡献了他们的经验。每两个小组从事一个标准的修订，新的想法则由第三个小组来评价，指引小组负责评估这些材料，工作小组中有代表性的讨论小组则评价倒数第二个版本的内容。该版本因此与第一版是一致的，但是吸取了其使用经验和对其的评价，考虑到标准已经被修订，在使用中将会增加其信任度，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部门。

该版本的变化是提出了源语中可能的模糊性。另外应该将标准放置在更广阔的属于一般技能的情境中，这样信息素养就将成为其核心构成部分。在澳大利亚，教育集中于一般技能的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许多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利用梅耶尔委员会在澳大利亚教育部的报告中提出的关键能力。^[1]虽然梅耶尔支持的六大关键能力被视为分离的构造，但是它很明显地尝试将其整合到课程和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Colvin and Catts)^[2]

毕业生属性这个概念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崭露头角是从《通过对大学生的研究发展终身学习者》的报告开始的。^[3]在该报告中信息素养被认为是终身学习的基本元素。每一个属性被想象成能力的统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属性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属性一起显示。信息素养通常是在工作在一起的人们之间传播。因此，很自然地期望人们能通过传递信息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团队工作能力。交流想法和信息将成为信息素养的基础。

将信息素养作为毕业生属性的界定还存在着争议。有的人将其视为像交流、团队合作一样应必备的技能。从整体角度看(参考 Bortoft)^[4]，每个毕业生属性能够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构建的反映，被称为终身学习能力。换句话说，就像在说明和行为角度所做的那样，我们能够将一般的构建视为组成整体的部分，或者视为对整个终身学习构建的不同反映。我们将信息素养设想成有许多面的图形，并能用相关模型表示(Bruce)^[5]，更抽象地说，每一项毕业生的属性被认为是拥有许多面的物体的表面，能代表着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是我们决定修订第二版的考虑之一。例如，为了给一个分离但有关联的终身学习能力表面的假设提供空间，我们尝试着将交流技能从信息技能中分离出来。就像我们主张在终身学习过程中让信息素养扮演中心角色那样，其他人从整体角度将交流技能提升到所应必备的信息技能。为了寻求识别信息素养概念的独特方法，因此我们从其他角度努力为终身学习的观点让步，并尊重他们的观点。

信息素养必须在一定的语境和一定的内容范围内显示。在提出高等教育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假设在一般层面上，信息素养跨语境和内容范围而包含相同过程。这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探索的假设，认为这些标准提供了人们关于信息素养是什么的描述。这个概念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将包含不同的技能。因此，这些标准的使用者在新的语境下，应该探索每一个标准的应用，而不是假设它是相关联的。在每一项标准和成果的论述过程中将会提供具体事例，能够明白这些事例对每一项成果的说明是很重要的，但 these 事例不会包含所有的方面。因此，这些事例不是规范性的。

感谢本版的实践者，感谢编辑委员会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南澳大利亚大学的 Irene Doskatsch 所做的工作，他主动影响和带动编辑委员会的工作。编辑委员会

分享意见的方式使评论和提供建议成为可能。

Ralph Catts 博士
高级讲师
专业发展和领导学院
新英格兰大学
新南威尔士

参考文献

- [1] Mayer, E *Key competencies:report of the Committee to advise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 Council and Minister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on employment-related key competencies for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GPS, Canberra 1992
- [2] Colvin, D and Catts, R *Assessing and reporting the key competencies* Education Queensland, Brisbane 1997
- [3] Candy, P, Crebert G, O'Leary, J *Developing lifelong learners through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GPS, Canberra 1994
- [4] Bortoft, H *The Wholeness of nature* Floris Books, Edinburgh 1996
- [5] Bruce, C The relational approach: a new model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research* 3 1997 pp1-22

回顾

起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是在允许的条件下，参照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制定的。概念和文章内容已经调整和修正，以包含当地和国际对于信息素养教育的最新理解。有的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的内容被毫无保留地舍弃，而有的地方被重述和改写。那些希望引用本回顾的人也应该参阅 ACRL 标准引言中的原始内容。^[1]

我们鼓励由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专业和教育协会对《框架》进行认可和颁布。在承认起源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前提下，它能够被自由使用并在具体情境下进行调整。《框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文件，它会不断发展并反映信息素养新的理解。

信息素养

后工业社会 21 世纪的关键特点是信息的激增和加强。由于信息资源不间断地增长和信息获取方法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具有信息素养能力。个人在学习、工作中和生活中面临着多种信息选择。信息可以通过群体资源、特殊兴趣组织、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媒体、图书馆和因特网获得。而信息更多地是未经过滤的。这就产生了真实性、合法性和可靠性等问题。另外，信息可以通过多媒体获得，包括图标、听觉的和文本类型的。这就引起了评估信息、理解信息和道德地、合法地使用信息等特殊挑战。这些质量不确定的和数量不断增多的信息也引起了其对社会的挑战。在没有补充理解和有效使用信息的能力的情况下，完全靠信息和技术的丰富不能培养更多见多识广的人。

《框架》提供了在所有的教育部门支持信息素养教育的原则、标准和实践。在这些部门，信息素养已经被定义为一种理解和一系列能力，并能够促使个人“识别何时需要信息以及确定、评估和有效使用所需要的信息的能力”。^[2]在更广阔背景下，拥有信息素养的人已经被描述为那些“知道何时需要信息，并能够识别、确定、评估、组织和有效使用信息，来处理和帮助解决个人的、和工作有关的或者更广泛的社会话题和问题的人”。^[3]

拥有信息素养的人：

- 识别信息需求
- 决定需要信息的程度
- 有效地获取信息
- 批评地评估信息及其信息源
- 分类、储存、处理和改写收集或产生的信息
- 将选择的信息融入其知识体系
- 有效地使用信息，来学习和创造新知识、解决问题和作出决定。
- 在使用信息的过程中理解经济、法律、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
- 合理合法地获取和使用信息
- 为公民参与权和社会责任使用信息和知识
- 将信息素养作为独立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一部分

信息素养在工作场所学习、终身学习和参与公民权利中的重要性已经很简洁地在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 2001 年出版的《全澳大利亚信息素养报告书》中阐述。^[4]

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的目标：

为了全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和文化的繁荣、经济和民主，提升信息和想法的自由流动。

原则：

国家和全球文化、经济、民主的繁荣将会通过人们能够识别他们的信息需求以及识别、确定、获取、评估、申请需要的信息得到最好的提高。

声明：

信息素养是以下内容的前提：

- 参与公民权利
- 社会成员
- 创造新知识
- 个人的、行业的、公司的和组织的授权
- 终身学习

因此，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人员承担着提高其读者或顾客信息素养的义务，他们将会在各层面上支持政府的行动，公司的、团体的、职业的、教育的和贸易的联合部门将提高和促进全澳大利亚人的信息素养作为 21 世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信息素养包含流利地使用信息技术，随着学术出版物的数字化和在线投递的增加，熟练地使用信息技术需要不仅仅学习软件和硬件，而且要将计算机素养联系起来。信息素养是一种智力框架，用来识别人们理解、发现、评估、使用信息的需求。这些活动一方面能够被熟练的信息技术所支持，另一方面也能被声音调查法所支持，但最重要的是通过批评观察和推理。信息素养通过使用技术引进、维持和扩展终身学习，但是最终独立于它们。

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是“在人的生命当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所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学习，不管它是有意的或者是事先未预料到的”。^[5]然而，正式的或自我管理的有意终身学习被认为是科技、社会、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需的。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前提^[6]和必要条件^[7]。

终身学习与自我导向/独立学习以及参与公民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图书馆协会认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知道怎样去学习，因为他们知道知识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知道怎样找到信息，知道怎样使用信息，其他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向他们学习。他们为终身学习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发现身边的任务和决定所需要的信息。^[8]

类似地，澳大利亚学校图书馆协会^[9]将信息素养描述为“知道怎样学习的同义词”。进一步，美国图书馆协会^[10]认为信息素养是“一种自我授权的方式，它允许人们去证实和反驳专家意见和成为真理的独立追求者”。信息素养能够被看作独立学习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终身学习的一部分。（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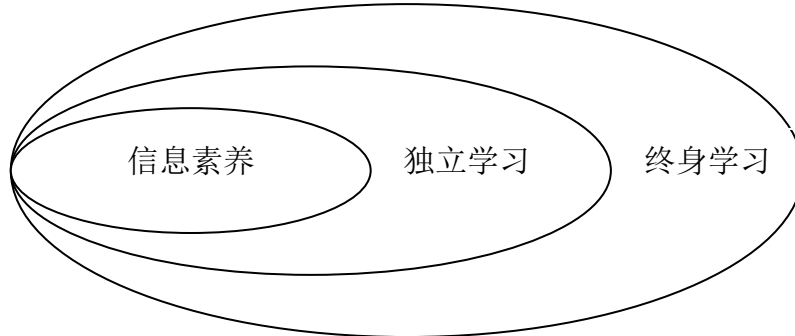


图 1 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的关系

1994年，Candy Crebert 和 O’Leary 的报告《通过大学生教育发展终身学习者》将信息素养与终身学习联系起来。终身学习者包括以下信息素养品质或特点：

- 能够利用至少一个研究领域的当前专业知识资源
- 构造至少一个研究领域研究问题的能力
- 利用多种媒体找回信息的能力
- 解读多种形式信息的能力，文字的、统计的、坐标的、曲线的、示意图和表格的
- 批评地评估信息^[11]

信息素养对于所有准则、所有学习环境和所有教育水平是相同的。它使学习者能够批判内容、扩展调查，变得更加自我导向，承担对自我管理。

信息素养教育

发展终身学习者是教育机构的中心任务，它大量地反映在对毕业生品质、属性和能力的描述上。通过引导个人批判地思考，帮助他们构建怎样学习的框架。教育机构提供了在没有毕业经历的情况下继续增长的基础，也就是他们作为见多识广的公民和群体成员的角色。

Candy Crebert 和 O’Leary 提到“学会学习”是所有教育部门主要关心的内容：

它包含较高要求的分析、综合和评估技能，批判思考能力以及根据新的学习经历构建新的内涵和再构建理解。以思考性实践为中心的比那些集中于大量知识内容获取的课程更容易帮助学生成为独立学习者。^[12]

信息素养教育应该为自我导向和独立学习创造更多机会，那样学生会用多样的信息来源来扩展他们的知识、构建知识、提出有学识的问题和训练其批判性思维。这种方式在不断增加并广泛传播的学生中心构建主义者教学法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基于调查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基于资源的学习。基于调查和基于问题的课程设计的重点包括强调经验学习。在这些模型中，将提供一种学习环境，它促使学生通过询问问题和设计问题来构建学习。调查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包括主动、学生驱动、学习以及隐含或明确强调信息的有效使用。^[13]

职业教育和培训使用基于能力的课程，这样学生一般会展示学习成果的获得。

信息素养要求在各层次正式教育中（小学、中学、大学）维持其持续发展。特别是，当学生通过大学学习和毕业设计取得进步时，他们需要反复的机会来寻求、评估、管理、申请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多种来源收集起来的，或者是在训练特殊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取得的。具备信息素养要求理解这样的发展与课程是无关的，但是被应用于其内容、结构和排序中。而且，信息素养“不能成为任何单一主题的结果，它是从大量主题和学习经历中累积的经验，并产生了具有信息素养的人”。^[14]

在所有项目和服务中，跨课程融合信息素养需要教育者的合作努力，包括教师、职业发展者、学习顾问、设备管理者、图书管理员、其他信息从业者、培训者、课程设计师和管理人员。当前信息素养课程、设计的实践包含了一般的、平行的、综合的、嵌入的等组成部分。（表 1）

表 1 信息素养方案组成部分^[15]

一般的	额外的课程班和自我控制速度的包装学习
平行的	额外的课程班或自我控制速度的、对课程进行补充的包装学习
综合的	课程班和包装学习是课程的一部分
嵌入的	课程设计中，学生对信息有持续的相互作用和反映

这些组成部分中最有效的是贯穿整个课程的嵌入式信息素养，就像布鲁斯^[16]

认为的，学会成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的关键因素是：

1. 体验信息素养（学习）
2. 对经历的反映（意识到学习）
3. 将经验运用到新的环境（学习的传递）

因此，所有教育层面的课程需要包括体验的机会、反映和将学习运用到新的环境。

《信息素养框架》的使用

《框架》融合了标准和学习成果，将特点、属性、过程、知识、技能、态度、信仰和渴望与具备信息素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标准是建立在一般技能、信息技能、价值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将会被特殊学科背景所影响。（参照图 2）

一般技能包括解决问题、合作和团队合作、交流和批判性思维。信息技能包括信息搜寻、信息使用和熟练的信息技术。价值和信仰包括明智地和有道德地使用信息、社会责任和群体参与权，这些学习的方面组成了信息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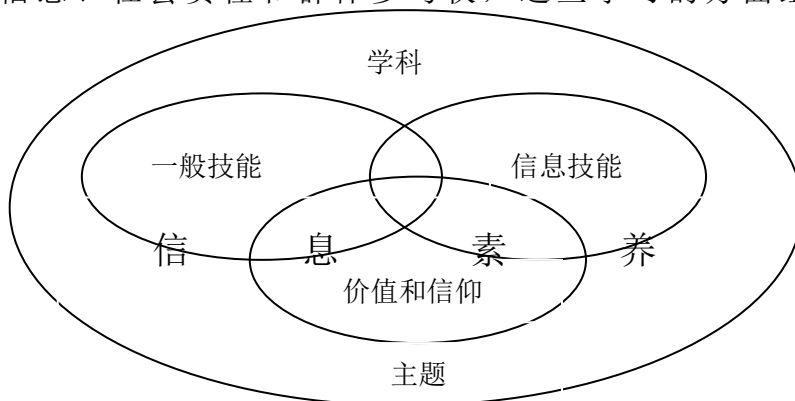


图 2 信息素养的要素

《框架》支持在跨学科的教学活动设计和教学中采用嵌入式信息素养，它能够被用于构建课程目标、学习成果和评价准则。它也给更高的职业教育部门提供将标准与其他教育部门连接起来的机会，这样明确的发展机会能够在所有层面的学生中出现。这些标准给教育者提供了一种判断学习成果的方式，并对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进行描述。

《框架》给机构提供了在学科和专业范围内政策发展的指导以及对所有机构履行机构政策的策略进行有效评估的基础。

最好的实践评估：

- 建立持续的计划/项目完善的过程
- 直接评估为达到项目目标的完善过程
- 融合课程评估、机构评估和区域/专业委托策略
- 假设评估的多种方法和目的^[17]

评估信息素养项目的有效性应该反映一般的、平行的、综合的和嵌入的等项目组成部分的本质。在机构层面评估政策履行的有效性应该在项目层面补充和支持其措施。

教学和课程设计评估能够结合问卷调查、集中群体、教学文件、同行观察和盘问等方式融入学生、同行和自我评估。在机构层面，为了建立成功举措的本质特征，策略应该包含课程分析和意图、实践的其他证明文件。任何混合评估方法应该包括显示在正式和非正式评估中的学生学习成果。一个在机构层面的策略是

对《信息技能调查》的有效执行。^[18]

《框架》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结构来了解和理解他们与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高等教育中，所有的学生都期望展示自己的所有水平，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相同的时间展示出相同的水平。在职业教育中，标准在某些方面的相关性将会依赖于学生从事项目的类型和水平。

在信息搜集、使用和知识创造中，一些学科可能会特别强调在某些点上的特殊学习成果，这些成果因此会比其他的成果占有更大的份量。另外，应该强调检索和使用信息中重复和展开的本质，许多方面将可能会被循环表现，在反映和评估时将可能要返回到这过程中较早的某一点，修订信息搜集方法并重复这些步骤。这些标准不会呈现信息素养的线性方法。

为了有效地对《框架》进行补充，机构应该重新审视其任务和教育目标，并将其按课程的发展和实践质量高低排成直线。职员发展对于理解和接受信息素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教师和图书馆员。^[19]

本篇回顾是对第一版内容的修订。修订是由 Mandy Lupton，编辑委员会，国家 TAFE 图书馆服务工作组完成的。

参考文献：

- [1]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roduction 2000*
http://www.ala.org/Content/NavigationMenu/ACRL/Standards_and_Guidelines/Information_Literacy_Competency_Standards_for_Higher_Education.htm [Accessed 24 September 2003]
- [2] *ibid*
- [3] UNESCO, U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t al *Goals, objectives and participant responsibilities. Meeting of experts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2002*
http://www.nclis.gov/libinter/infolitconf&meet/goals-objectives-participant_responsibilities.html
 [Accessed 1 October 2002]
- [4]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all Australians 2001*
<http://www.alia.org.au/policies/information.literacy.html> [Accessed 25 November 2001]
- [5] Candy, P Crebert, G, O’Leary, J *Developing lifelong learners through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GPS, Canberra 1994 p xi
- [6]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op cit*
- [7] Breivik, P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 magical partnership *Lifelong learning conference* Rockhampton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2000 p1
http://www.library.cqu.edu.au/conference/2000/keynote_papers.htm [Accessed 12 December 2002]
- [8]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1989*
<http://www.ala.org/acrl/nili/ilit1st.html> [Accessed 8 March 2001]
- [9] Australian School Library Association *Policy statement - Information literacy 1994*
http://www.asla.org.au/policy/p_infol.htm [Accessed 20 December 2002]
- [10]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1989 op cit*
- [11] Candy, P Crebert, G O’Leary, J *op cit* p43
- [12] *ibid*
- [13] Lupton, M *Researching an essay: undergraduates’ ways of experienc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Canberra 2003. Adelaide, Auslib Press 2004

- [14] Bruce, C. *Information literacy blueprint* 1994
http://www.gu.edu.au:80/ins/training/computing/web/blueprint/content_blueprint.html [Accessed 26 May 2003]
- [15] Adapted from Bruce, C.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a catalyst for educational change: a background paper*. White paper prepared for UNESCO, the U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Forum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use at the Meeting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xperts, Prague The Czech Republic 2002
<http://www.nclis.gov/libinter/infolitconf&meet/papers/bruce-fullpaper.pdf>[Accessed 20 December 2002]
- [16] *ibid*
- [17]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Characteristics of program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hat illustrate best practices: a guideline* 2003
http://www.ala.org/Content/NavigationMenu/ACRL/Standards_and_Guidelines/Characteristics_of_Programs_of_Information_Literacy_that_Illustrate_Best_Practices.htm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03]
- [18] Catts, R *Information skills survey for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CAUL, Canberra 2003
- [19]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03 *op cit*

准则声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是以四项综合准则为基础的，也就是，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通过构建新的内涵、理解和知识，从事独立学习。
- 从正确地使用信息中获取满足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 为了处理个人、职业和社会问题，个人和集体检索和使用信息来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
- 通过投入终身学习和公众参与展示社会责任。

核心标准

该准则构建了六个核心准则，构成了个人信息素养获取、理解和应用的基础。这些准则认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能识别信息需求和决定所需要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 能高效地发现需要的信息。
- 批判地评估信息和信息搜寻的过程。
- 能管理搜集和产生的信息。
- 能将新旧信息应用到构建新概念或者知识创新中。
- 能在使用信息时，理解和遵守与信息使用有关的文化、道德、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

标准一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能识别信息需求和决定所需要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学习成果：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1.1 能定义和描述信息需求。
- 1.2 能理解多种信息源的目的、范围和正确性。
- 1.3 能再评估信息需求的性质和范围。
- 1.4 使用多种信息源做出决定。

标准一举例

- 1.1 能定义和描述信息需求。
 - 通过浏览广泛的信息源来熟悉课题。
 - 为了系统地阐述和聚焦问题，识别关键概念和术语。
 - 定义或更改信息需求来获取可处理问题的焦点。
 - 与其他人交流来发现研究主题或其他信息需求。
- 1.2 能理解多种信息源的目的、范围和正确性。
 - 理解信息是怎样组织和传播的，识别某学科中某主题适用的情境。
 - 区分和评价潜在信息源的多样性。
 - 识别潜在资源的目的和用户，例如大众化的或是学术性的，当代的或历史性的。
 - 区分主要信息源和次要信息源，并认识到它们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用处和重要性。
- 1.3 能再评估信息需求的性质和范围。
 - 重新评估所需信息来澄清、修改和改进现有问题。

- 描述用来做信息决策和选择的依据。
- 1.4 使用多种信息源做出决定。
- 理解不同的信息源将从不同的角度呈现。
 - 使用一系列信息源来理解问题。
 - 使用信息来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

标准二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能高效地发现需要的信息。

学习成果：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2.1 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或工具来发现信息。
- 2.2 构思和实现有效的检索策略。
- 2.3 使用合适的方法来获取信息。
- 2.4 不断更新信息源、信息技术、信息获取工具和研究方法。

标准二举例

- 2.1 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或工具来发现信息。
 - 确定几种适宜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模拟和实地调查）。
 - 研究不同研究方法的好处和适用性。
 - 研究信息获取工具的规模、内容和组织。
 - 咨询图书馆员和其他信息专业人员帮助识别信息获取工具。
- 2.2 构思和实现有效的检索策略。
 - 草拟一个与研究方法相符的研究计划。
 - 确定所需信息的关键词、同义词和相关术语。
 - 挑选适合于学科或信息获取工具的控制性词汇或分类法。
 - 运用恰当的信息检索命令构建检索策略。
 - 用适用于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检索。
- 2.3 使用合适的方法来获取信息。
 - 运用不同的信息获取工具检索格式不同的信息。
 - 运用恰当的服务来检索需要的信息（例如文献传递、专业组织、研究机构、社区资源、专家和行家）。
 - 运用调查、写信、采访和其他查询方式来获取主要的信息。
- 2.4 不断更新信息源、信息技术、信息获取工具和研究方法。
 - 保持信息和交流技术不断变化的意识。
 - 订阅电子邮单和讨论组。
 - 习惯性地浏览打印的和电子的资源。

标准三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批判地评估信息和信息搜寻的过程。

学习成果：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3.1 评估所获得信息的有用性和相关性。
- 3.2 定义和运用标准来评估信息。
- 3.3 反映信息搜寻的过程和适当地修订检索策略。

标准三举例

- 3.1 评估所获得信息的有用性和相关性。
 - 评估检索结果的数量、质量和相关性，来决定是否应该选择其它的信息获取工具和研究方法。
 - 识别信息检索的缺陷，决定是否应该修正检索策略。
 - 适当地修订检索策略来进行重复检索。
- 3.2 定义和运用标准来评估信息。
 - 检查和对比来自不同出处信息旨在评估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正确性、权威性、时间性、观点或偏见。
 - 分析论点或论证方法的结构和逻辑。
 - 找出和质疑偏见、欺诈和篡改。
 - 找出信息产生时的文化的、物质的或其它背景信息，并认识到上下文对诠释信息的影响。
 - 识别和理解自己的偏好和文化背景。
- 3.3 反映信息搜寻的过程和适当地修订检索策略。
 - 决定信息是否满足原先的需求，还是需要更多的信息。
 - 评估检索策略。
 - 评估现有的信息获取工具，如果需要可以包括其它工具。
 - 理解信息检索的过程是不断进步和非直线发展的。

标准四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能管理搜集和产生的信息。

学习成果：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4.1 记录信息及其来源。
- 4.2 组织（整理、分类、储存）信息。

标准四举例

- 4.1 记录信息及其来源。
 - 重新组织信息使它能支持产品的用途和样式（例如提纲、草稿、撮要）。
 - 区分不同引用信息源的类型，在大量的资源中理解其要素和正确的引用形式。
 - 记录所有有关的引用信息，以便今后参考和检索。
- 4.2 组织（整理、分类、储存）信息。
 - 按要求的参考文献格式编辑文献。
 - 开发用于组织和管理信息的系统，例如 Endnote 和 card files。

标准五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能将新旧信息应用到构建新概念或者知识创新中。

学习成果：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5.1 通过对比新旧知识来判断信息是否增值，或是否前后矛盾，是否独具特色。

5.2 有效地交流知识和新的见解。

标准五举例

- 5.1 通过对比新旧知识来判断信息是否增值，或是否前后矛盾，是否独具特色。
- 确定信息是否满足研究和其它信息需要，决定信息是否抵触或证实来自其它出处的信息。
 - 认识到概念之间的相关性，在总结所收集的信息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 选择可以为主题提供论据的信息，从收集的信息中提炼出主要思想。
 - 理解任何学科的信息和知识是社会构造的一部分，会根据持续的对话和研究的结果而变化。
 - 扩展初步分析，在更高抽象层次上建立新的假设。
- 5.2 有效地交流知识和新的见解。
- 选择最适合产品和受众的通讯媒体和形式。
 - 运用一系列的信息技术应用软件来创造产品。
 - 结合适应环境的设计和传播的原理。
 - 采用一种最适合受众的风格与别人清楚地交流。

标准六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能在使用信息时，理解和遵守与信息使用有关的文化、道德、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

学习成果：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 6.1 遵守与信息获取和使用有关的文化、道德和社会经济问题。
- 6.2 认为信息是被价值和信仰支持的。
- 6.3 遵守与信息获取和使用有关的协议和礼仪。
- 6.4 合法地获取、存储和散布文字、数据、图像或声音。

标准六举例

- 6.1 遵守与信息获取和使用有关的文化、道德和社会经济问题。
 - 找出并讨论印刷和电子出版环境中与隐私和安全相关的问题。
 - 找出并讨论与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相关的问题。
 - 理解和尊重从单一的和多文化的角度使用信息。
- 6.2 认为信息是被价值和信仰支持的。
 - 识别是否拥有支持新信息的不同价值或者信息是否对个人价值和信仰存在暗示。
 - 通过论证决定是否融入和放弃新观点。
 - 维持通过知识和经验形成的连贯内在价值体系。
- 6.3 遵守与信息获取和使用有关的协议和礼仪。
 - 了解什么构成抄袭，正确地吸收别人的作品和想法。
 - 按照公认的惯例（例如网上礼仪）参与网上讨论。
- 6.4 合法地获取、存储和散布文字、数据、图像或声音。
 - 理解与教育、研究材料获取和传播有关的公平交易。
 - 尊重所有使用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同时不要损害信息资源。
 - 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储存和散布文本、数据、图像和声音。
 - 显示出对知识产权、版权和合理使用受专利权保护的资源的认识。

信息素养学习的课程衔接与评估

《框架》包含了多项准则和标准，为信息素养学习的评估提供了基础。学习结果也必然是一般化的。然而，“信息素养是通过学科中对知识创造、学术活动和发表过程的特殊理解来表现的”。^[1]因此，教育者（教师、图书馆员、工作人员开发者、学习顾问、培训师、课程设计者和其他人）应该一起合作开发在特殊学科和工作场所中的评估工具和策略。

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对评价的讨论是实现对学习成果和期望共同理解的强大推动力，它也能够揭示关于学习的不同理解和假设。这些理解和假设需要不断进行解释和商议，探讨评估策略和合作客体，以便于发展一种跨学科整合和嵌入信息素养的方法。评估策略应该“涉及所有的学生，定位能继续发展的领域，巩固已经实现的学习目标”。^[2]

课程衔接

教育者对合作的需求已经显示在课程衔接的概念中。在这个概念中，目标、客体、内容、学习成果、教学方法、教学和学习活动与评价和评估存在相关性（图1）。这要求学生在各方面保持整个“网络的一致性”。^[3]课程衔接不仅指某一特殊学习单元内的一致性，而且是在学科专业、学位课程或者整个训练包内。它应该考虑毕业生属性、品质或者能力，以及专业、计划和训练包的特殊目的和学习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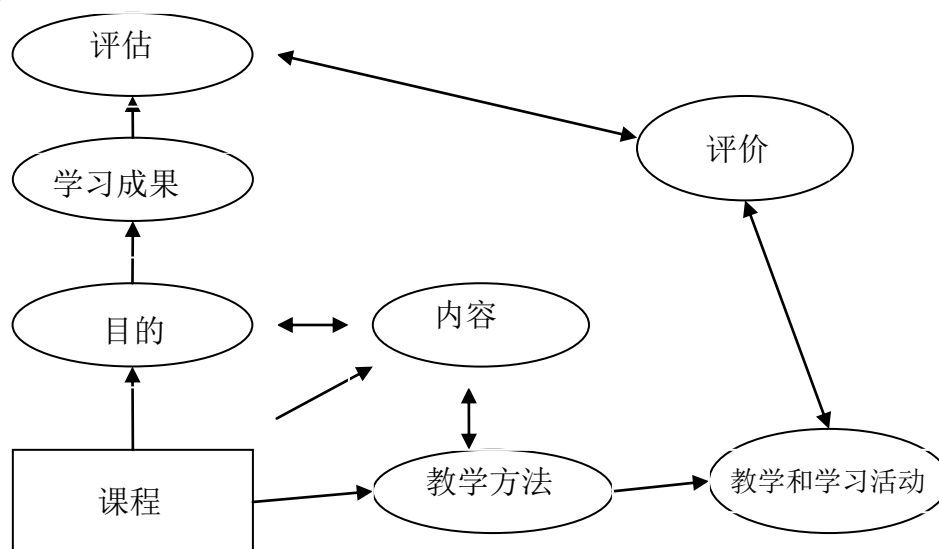


图1 课程衔接

评估目的和原则

评估描述或者衡量学习成果——学习了什么或者已经学习了多少。评估的目的包括：

- 促进学习
- 描述/衡量学习
- 判断学习缺陷
- 提供学习结构
- 给学生和老师提供谈论学习的机会
- 为教学评估提供信息
- 提供证明信息^[4]

评估能够增强和促进学习，但是它也能够成为学习的障碍。^[5]某一评估策略可能会限制学生的经验以及创造一种学生追求表面学习的环境。^[6]

从我们学生的角度来看，评估常常定义实际课程。评估发送关于标准和需要的工作数量的信息，以及课程大纲哪些方面是最重要的。^[7]

当前对信息素养评估的实践反映了一般的、平行的、综合的和嵌入的信息素养项目组成部分的本质。《框架》能够被用于识别与特殊评估任务相关的特殊学习成果。例如，多种属性、知识和技能的叙词能够被用于叙述学习成果和评估标准。描述不同层次信息素养成果性质差异的等级描述规则^[8]能够用于指导学生和教育者。然而，要强调的是，信息素养是通过接合学科内容在正规教育中展示出来的。它因此应该在这样的语境进行评估。

拥有多种对学科内容、技巧和过程进行学习评估的方法。它们包括论文、实验、研讨会、文件、期刊、项目、报告、表演、主题、专业经验和观察。那些评估者可以是教育者、学生和其他同类的人。评估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在课堂上给予语言反馈，或者是满足主题要求的正式任务。评估能够为形成性目的和总结性目的服务。

- 形成性——反馈贯穿整个以增强学习为目的的课程学习
- 总结性——做出判断产生等级或标记^[9]

不同类型的评估可能测试不同的技能、知识和理解。一些测试基本技能例如记忆和理解，而其它的测试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不可能用来测试记忆的也能测试批判性思维，然而，一个用来测试批判性思维的任务也可能用来测试记忆。^[10]

大量的评估任务应该用来促使学生在多层次上展示学习能力。正如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强调的，“在实施这些标准时，需要认可不同水平的思考技能与多样的学习成果是紧密联系的。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对于那些成果的评估是必须的”。^[11]例如Bloom^[12]、Biggs和Collis^[13]发展的分类学，能够被用于设计教学、学习和评估项目，它能够在多层面上提供经历学习的机会。

表1 在不同层次上说明成果

表1 信息素养的水平

低层次	识别所需信息的关键词、同义词和相关术语
高层次	扩展初步分析，在更高抽象层次上建立新的假设

当设计评估时，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

- 在知识内容方面，我应该评估什么？
- 在一般的和特殊学科技能方面，我应该评估什么？
- 为什么我要评估这些技能并结合这些内容？
- 我将怎样评估这些技能和结合这些内容？
- 我已经提供了什么资源，能够促使和帮助学生理解评估完成的技能和内容知识？^[14]

这些问题重视评估设计并包含了整体学习的内容。当他们强调通过一般技能和学科特殊技能连接学科内容时，它们与信息素养学习成果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教育者在提升信息素养学习中应承担的责任，是在所有的教学和学习领域从事最佳的实践活动。“将信息素养嵌入整个教育过程”^[15]的最有效策略是以吸收最佳的实践评估^[16]开始的：

- 信息素养包含在学习单元和评估任务的目的和学习成果中。
- 信息素养评估被用于构建一个复杂的任务并进行排序。例如拥有注释文

献的分级论文、同行评议论文、关于论文怎样改进的最终论文和思考。

- 信息素养评估的计划和排序贯穿整个发展框架的提供范围。
- 使用多样的信息素养学习评估方法。

均衡评估是教育者指导和促进学生学习的最有效工具。因此，将信息素养学习成果嵌入到课程学习的评估任务中是十分必要的。

Mandy Lupton

讲师

格里菲思高等教育机构

格里菲思大学

布里斯班

参考文献

- [1]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 introduction* 2000
http://www.ala.org/Content/NavigationMenu/ACRL/Standards_and_Guidelines/Information_Literacy_Competency_Standards_for_Higher_Education.htm [Accessed 24 September 2003]
- [2] *ibid*
- [3] Biggs, J *Teaching for quality learning at university*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1999 p26
- [4] Morgan, C, O'Reilly, M *Assessing open and distance learners* Kogan Page, London 1999 pp12-17
- [5] James, R, McInnis C, Devlin, M *Assessing learning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for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Teaching Committee, Melbourne 2002
<http://www.cshe.unimelb.edu.au/assessinglearning/>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03] p7
- [6] Ramsden, P *Learning to teach in higher education* Routledge, London 2003 p177
- [7] *ibid* p 182
- [8] Central Queensland Library *Information literacy marking criteria* 2001
<http://www.library.cqu.edu.au/informationliteracy/criteria.htm>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03] 9
- Biggs, J *op cit* p142
- [10] Lupton, M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discussion starter* 2002
<http://www.alia.org.au/groups/infolit/debate.topics/19.08.2002.html> [Accessed 12 November 2002]
- [11]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op cit*
- [12] Bloom, B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Longman Group, London 1956
- [13] Biggs, J & Collis, K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The SOLO tax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 [14] MacKinnon, D & Manathunga, C Going global with assessment: what to do when the dominant culture's literacy drives assessment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2 2003 pp153-136
- [15] ANZII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2003
<http://www.anziil.org/>[Accessed 25 September 2003]
- [16] James, R, McInnis C, Devlin, M 16 indicators of effec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sessing learning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op cit*
<http://www.cshe.unimelb.edu.au/assessinglearning/05/index.html>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03]

标准、课程和学习：专业发展的意义

作为教育者的图书馆员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正继续发展学习和教学的新方法。图书馆员的角色正随着检索策略和系统的设计、发展和实现发生变化，并将信息素养嵌入到课程当中。

全面的课程注入要求核心课程在设计、传递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变化，以确保能以持续的、分等级的和发展的方式掌握信息素养的概念和技巧。^[1]

为了满足 21 世纪这样信息大量涌现的社会的要求，需要在机构内部进行全面的变革来制定出相应的课程标准。为了支持这样的变化，教师们需要在大量课程的制约下完成这些变化。图书馆员需要理解嵌入课程的概念以及跨一系列教育和战略领域理解并显示出知识的深度。这些包括：

学习理论，评估和评价，教学调整，课程改革，政策发展和战略规划制定，大学层面的组织结构，印刷和在线学习资源、教学和学习关系，人员开发。^[2]

为了与学术伙伴有效地开展合作并取得高质量的成果，从事学术教学的图书馆员必须能够就教学技巧和学习推动给予建议。

教师和图书馆员需要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去完成和整合机构内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只有这样才会存在条件来构建一种全面的过程，使学生通过嵌入信息素养技能成为独立的、有批判能力的信息使用者，并成为整个学习经历中的显著技能和重要基本能力。

改革的必要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快速的和根本的变化，从而导致：

- 根据入学数量和人口多样性改变学生群体，包括越来越大比例的成人学习者。

- 越来越多基于高等教育中大学生学习、有效教学和教学实践发展的研究。

- 正如 Boyer 提出的，将学术工作分解到学术发现、整合、应用和教学中。^[4]

- 高等教育机构中，新技术及其在行政和教学功能上的应用。

- 学术工作分解和新技术的结合可能刺激大学中单一教师的教学方式迅速消亡而进行课程的开发，传递和评估。^[5]

- 高等教育中更加注重表现、专业标准和公共责任需求的不断增长。^[6]

- 课程改革要求不同的教学法，其特征以主动学习和职业化的课程为主，以理论学科背景较少。

- 高等教育中教学的专业化和学术化以及学术工作不断专业化。^[7]

- 越来越重视对课程学习成果的评估。这就要求对课程结构有更全面的理解而不是仅仅反映部门或个人学术人员的利益。^[8]

- 采用综合的方法，将职业能力和通用技能在整个工作任务的背景下进行评估。^[9]

- 更加强调通用属性和就业属性，例如信息素养和其它对终身学习能力至关重要的属性。

这些变化更多地消除学术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揭示和影响学生分类、提供学习材料方面的区别。促进学习和教学的协作部门正在逐渐受到无缝文化的挑战。^[10]

合作文化，知识交流

Raspa 所支持的合作教学模型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下一个巨大转变”。^[11]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学习和教学法的彻底变化要求大学采用更高的合作方式来开展工作。^[12] 就如 Coaldrake 和 Stedman 提到的^[13]，合作包含教学设计者、图表

设计者、程序设计员、图书馆员、技术员和学习顾问，所有这些人人都能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贡献，都能丰富教学实践活动。相应地，信息的直接获取也为增强学术人员与图书馆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方法。^[14]

机构必须制定策略和创造机会，让图书馆员作为教育者的身份更加明确和具有说服力，^[15]从而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合作被视为一种惯例，甚至是被视为一种准则。^[16]这样的组织转化需要大范围的联合，只有在机构承诺并支持将信息素养整合进课程和教学法中，这样的状况才会最终实现。^[17]

为了培养具有信息素养的毕业生，Rader^[18]认为，“图书馆员必须打破其传统的反应模式，而成为与教师、学生、管理者互动过程中的领导者和改革者”，图书馆员需要通过确保其教育可信性，批判地接受高等教育中的主流教学范例，显示其课程设计能力以及传递全球化的、灵活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来克服已经存在的或潜在的障碍。^[19]

图书馆员因此需要有策略地进行思考和行动，运用能提高合作水平的策略。例如，Doskatsch 所指出的以下内容^[20]：

- 培养共同教育观的发展
- 给予最能提高教师和图书馆员关系的服务和措施优先权
- 为所有批判服务执行质量保证策略
- 彻底熟悉机构的战略规划
- 预定学术教学图书馆员在机构教学任务中所担任的角色
- 图书馆（和学术教学图书馆员）能够为机构教育任务提供的交流方式
- 拥有和使用流利的语言
- 寻找具有影响力的合作者

就如 Doskatsch 认为的那样，学术教师和学术图书馆员的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知识或技能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的共识之上的。因此，“只有就相互影响的活动怎样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达成共识，这种合作关系才得以维持”。^[21]

模型和策略

高校教师和图书馆员通常期望能够在其任职期间增加其教学知识。然而，不像大多数的专家意见，其必需的知识是通过预先的实践进行教授和学习获得的，而教育中的专家意见并不是学术研究或图书馆教育的固有产物。在这样一个时代，最终成果依赖于责任、质量保证以及学生对金钱教育价值的期望，这样的发展状况对于学术人员和图书馆员是不会持久的。

因此，这种责任是根据行政人员、学院、图书馆员和个体对学术教师和图书馆员不断变化的职业发展要求，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和承担相应的责任来最终实现的。批判者、管理团队和专业协会也需要更进一步，假设其对当地居民新的发展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样对重点的变化需要给教师和图书馆员更多的机会，发展或采取可选择的、非传统的职业发展形式。就资金和支持而言，管理者、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提供的必须是丰富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必须寻找和应用具有创造性的途径来满足新的要求，同时限制对原则和实践的历史看法，消除在变化中的全部障碍。任何模型就工作时间、工作量和资金而言，必须是持续的。其可能会集中于以下方面：

- 知识发展，指教学和学习的教育基础。主题可能包括学习理论、成人学习、多样性、评估和评价理论及策略，以及成为一位深思熟虑的实践者。
- 技能集合，它提出实践技能要求能够有效地促进学习和创造适宜的学习环境。这包括展示技巧、组织活动、教学设计和课堂、行为管理方法，

以及批判信息和技术技能的发展。

- 主张,包括将灵活机变的技能用于一个机构所有层面的教学和学习讨论、辩论、措施和过程,例如,战略合作,政策发展,提高,市场,领导关系和合作关系。
- 观察,将模型应用为一种教学和学习策略。学术人员和图书馆员有机会在多样的、真正的学习活动中,去观察内容、语境和传递的结合关系。
- 同行评议,是一种给教师在课程、研究组或研讨会中的教学和学习活动提供反馈的评价形式。它通过模拟真正的实践,提供及时反馈,鼓励反应和自我分析,以及识别未来潜在的训练要求,^[23]为课堂教学活动和与学生的互动情况^[22],提供一个完整的视角反映。学术人员和图书馆员能相互补充技能、成果,并提供可接受的评论。

选择可能会由简单、及时的方式转变成长期、多面的组织变化形式,主要是考虑如下特殊策略:

- 随着人员诱导、使用过程和结果变化
- 存在机构大范围人员培训和开发活动、项目和课程,例如以毕业证课程、实践群体为基础的成人教育、高等教育
- 专业网路,例如顾问、学习圈和在线论坛
- 外部发展机会,例如,会议、研究组
- 通过以下两点使责任、效力、有效成本和效率最大化
 - 用部门或院系的特殊专家建议来吸引培训者
 - 吸引大学外部提供者的服务

就所有课程而言,有效设计和传递信息素养课程也依赖于广阔、持续的实践以及对多样的教学和学习合作一致反映得到的经验和知识。

无论运用什么途径,机构的、组织的或个人的,持续的提高对于开发、支持、保持有经验的学术人员和图书馆教学人员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持续发展机会最终服务于传递高级知识、技能和提供高水平的表现。^[24]

成果

对于教师和图书馆员来说,充当教育人员,参与教育辩论和决策制定过程,影响政策,建立战略联盟,显示交际策略,^[25]都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计划周密、具有支持性和策略均衡的专业发展项目将确保:

- 一致性、持续性、时效性和与职业发展有关的相关信息素养
- 创新教学和学习实践,来满足多样的、复杂的学生群体不断增加的信息素养需求
- 在持续的计划、发展、措施执行以及对教育过程十分重要的活动中,为合作教学模型和图书馆员、教师、教学设计者之间的关系提供质量保证。
- 机构内部和机构间的教学、学习和信息素养课程,并提出课程设计、教学策略、学习成果和信息素养发展之间的关键性关系。
-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实践活动,反映了促进信息素养发展的课程整合和嵌入式方法。^[26]

集中点必须是教学设计,支持和发展良好的教育以及较强的对等合作。

- 第一,告知取得高质量课程所需要的关键性过程,包括学习、教学和评估成果。
- 第二,确定有效学习和教学的作用。
- 第三,证实教师和图书馆员之间的互补关系。^[27]

Judy Peacock

信息素养协调者
昆士兰科技大学图书馆
布里斯班

参考文献

- [1] ANZII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Group statement 2002*
<http://www.anziil.org/groups/pd/statement.htm> [Accessed 6 November 2003]
- [2] QUT Librar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QUT Library's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a submission for the Australian award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2003* (institutional award) 2003 p2
- [3] *ibid*
- [4] Boyer, E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5] Coaldrake, P and Stedman, L *Academic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changing roles and practices*, 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99-H, DETYA, Canberra 1999
- [6] *ibid* p9
- [7] DES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in Australia: a discussion paper* A DEST commissioned project funded through the HEIP program: J Dearn, K Fraser and Y Ryan October 2002
http://www.dest.gov.au/highered/pubs/uni_teaching/default.htm [Accessed 6 November 2003]
- [8] Coaldrake, P *op cit* p12
- [9] Clayton, B et al *Assessing and certifying generic skills: what is happe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CVET, Adelaide 2003 p62
- [10] Doskatsch, I *Perceptions and perplexities of the faculty librarian partnership: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31(2) 2003 pp111-121, p3
- [11] Raspa, D and Ward, D *The collaborative imperative: librarians and faculty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information universe* (pviii) 2000
- [12] Doskatsch *op cit* p5
- [13] DEST *op cit* p6
- [14] Doskatsch *op cit* p3
- [15] *ibid*
- [16] Gillespie, D and Brooks, M *Mission possible: partnerships for innovation in Frylinck, J ed Partners in learning and research: changing roles for Australian Technology Network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delaide 2001 pp105-121
- [17] Doskatsch, Gillespie and Brooks *in* Doskatsch I *op cit* p22
- [18] Rader, 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reference environment: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The reference librarian* 66 (1999a) pp213-221 p209
- [19] Doskatsch *op cit* pp17-18
- [20] *ibid* p22
- [21] *ibid* p19
- [22] Centre for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ID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ing peer/colleague review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1997
<http://depts.washington.edu/cidrweb/PeerColleagueReview.html> [Accessed 6 November 2003]
- [23] Peacock, J *QUT Library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literacy development model (PILD): briefing paper* [internal document] 2002
- [24] *ibid*

[25]Peacock, J Teaching skills for teaching librarians: postcards from the edge of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32 (1) March 2001 pp26-42 p39

[26]ANZIIL *op cit*

[27]Peacock, J Drive, revive, survive...and thrive: going the distanc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ALIA/RAISS *Revelling in re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Reference & Information Services Section Symposium, Melbourne October 12-14 2001. Canberra,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2001 p14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图书馆 2003 年对第一版《信息素养标准》的使用情况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

2001 年 3 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学和学习委员会签署了《信息素养标准》。信息素养项目（ILP）的目标和任务（包括处理工作人员和学生的能力）在《获取信息素养》中列出。（<http://ilp.anu.edu.au/proposal/>）

2003 年，信息素养项目委员会调查得到正式承认的获取信息素养技能的方法，例如识别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估学生信息素养能力，需要分析学习成果和《标准》之间的联系。

为管理者和评选委员会成员提供的在线信息素养指导，将《标准》作为开发任务的来源，责任陈述、选择标准、访谈的责任描述/问题，并为新员工提供信息素养培训。

邦德大学，昆士兰

信息素养项目主要通过课堂和家庭辅导时间进行面对面教学呈现。图书馆员用《标准》作为基准评估了信息素养项目的内容。

中央昆士兰大学，昆士兰

图书馆和学术群体已经认可了《标准》的使用，2001 年，图书馆员和学术人员结合信息素养教育发展了计划框架，来支持和提供计划过程的整体结构（www.library.cqu.edu.au/informationliteracy/standards/index.htm）。《标准》形成了框架的基础，提供决定学习成果所需的结构，支持学习所需资源以及为多种项目传递所需承担的责任。教学和学习顾问使用《标准》时，注重联系所有的一般技能和课程开发者、图书馆员设计和传递信息素养项目。

查尔斯特大学，新南威尔士

图书馆服务的划分，作为一项关键目标，列在 2002-2004 “三年计划”《增强学生和工作人员的信息素养技能并对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中。图书馆致力于教授信息素养技能，并提升这些技能将其作为一项必要的毕业生属性，它已经与多个院系和其他促进信息素养在校内发展的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科廷科技大学，西澳大利亚

图书馆已经将《标准》运用到其信息素养项目，并开发了一系列在线的、印刷的、巡回展示的、讲座的和讨论会的形式来支持教学人员，希望将信息素养包含于在线的或大学课程之中。参见 <http://lisweb.curtin.edu.au> 和 <http://lisweb.curtin.edu.au/guides/inflitprog/index.html>。

迪肯大学，维多利亚

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政策包括了《标准》的内容。发展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是大学教学和学习计划的目标。院系正在对其所设课程满足教学和学习计划目标的程度进行衡量。信息素养正通过课程发展和课程评价进行传播。作为过程的一部分，图书馆在大学内公布了《标准》，图书馆员是课程开发团队的一部分。教学图书馆员当前正对信息素养项目符合《标准》的程度进行衡量，作为该过程的一部分，他们正对当前和未来项目的发展寻求教育策略和设置优先权。

迪肯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委员会已经认可了《标准》，并引起了学术委员会的注意。图书馆委员会已经起草了迪肯优势文件的信息素养部分，包括将《标准》

作为迪肯毕业生的一项典型特征。

埃迪斯科文大学，西澳大利亚

图书馆的现有研究/用户教育项目符合《标准》的要素，埃迪斯科文大学关于毕业生属性的政策，包含了“技术/信息素养的使用”，给图书馆提供了形成和追求信息素养方法的机会（包括《标准》）。

弗林德斯大学，南澳大利亚

《标准》所表达的价值与大学有目的声明所潜在的智力价值是一致的。通过战略计划 2001-2003，图书馆致力于为所有非毕业生以及其他有学术要求的学生提供图书技能和信息素养训练。信息素养项目以一般核心要素为基础，进行电子化传递和评估。它能够用于特殊学科领域。

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

研究生信息素养技能（PIRS）项目的核心策略是一项自我评估活动，要求学生使用《标准》中的指标对他们的信息技能进行评估。

2000 年末，作为 QULOC 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图书馆研究资源和信息素养标准的先驱，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存在不一样的基准，这一标准选择过程随后进行了改进，并对《标准》进行了反映。

课程框架，作为信息服务部门再排列项目的一部分，技能发展设计团队遵循了“信息素养课程框架”。《标准》反映在潜在人生观和核心目标中，框架描述了大量的信息素养服务、目标、内容以及传播、评估方法，特别是，目标反映了获取《标准》中所列成果的总目的。

詹姆斯库克大学，北昆士兰

图书馆已经将《标准》作为所有教学和培训活动的基础。澳大利亚标准的存在使提升学术人员的信息素养概念变得更加容易。

拉筹伯大学，维多利亚

图书馆已经将《标准》作为一个框架来继续开发适用于大学教学和学习活动的信息素养项目。相关图书馆员将《标准》作为计划和开发项目的指导原则。图书馆一直通过战略计划提高和促进信息素养。对《标准》进行描述和定义的文件发布，促使图书馆在全校范围内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然而，还没有正式签署《标准》，但其已经在多个论坛中进行信息展示，包括大学理事会的特殊目的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

林肯大学，新西兰

100 级专业研究主题包括图书馆的信息研究模块和社会科学机构的交流模块。信息模块包含了标准 1-3 和标准 6。而交流模块包含了标准 5 的其他部分。一系列基于网站的资源《达到标准》(www.lincoln.ac.nz/libr/findinfo) 特别提出了标准 1-3 和标准 6 的一部分，这些资源旨在帮助对正式信息不敏感的非毕业生学习教学项目。图书馆的目标之一就是在更宽的程度包含信息素养。《标准》已经被用于支持图书馆的案例。

梅西大学，新西兰

即使图书馆拥有较强的用户教育项目，图书馆人员意识到目前还未对《标准》进行积极的使用，然而，图书馆确实将准则和想法整合到教学项目、网站开发和咨询回复中。学校描述了一系列毕业生属性，终身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莫纳什大学，维多利亚

大学《信息素养框架》主张以《标准》为基础，将信息素养嵌入到所有课程之中。图书馆也主张个人课程能够定义适用于本学科的一套“案例”。一些课程表明，他们正在创造义务模块来提出毕业生属性的有关问题，而其它的将会被包

含在已经存在的义务单元之中。另外将采用更完整的方法，在每一个单元中明确提出毕业生属性，但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得到关于怎样有效完成的方法。

莫道克大学，西澳大利亚

信息素养计划整合了《标准》，图书馆用《标准》来评价在线信息素养项目（LITE）的目标和成果。其目的是确保资源能够支持《标准》的内容。图书馆正处于认可的过程中，同时，寻求在校园内得到更广的认可。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北领地州

信息素养的学术素养部分包含在学生通常的学习时间内每学期三周的面对面课程中，在线信息资源“InfoSmart”旨在让非毕业生在校外也能使用相同的单元。图书馆人员设立和标记信息素养任务占整个单元的20%，课程计划和目标、在线自我学习已经与《标准》不一致。图书馆正在提高其与讲师的合作意识，开始了共同单元内和研究生在线计划内的学术合作关系。图书馆人员也公开地为课堂上的和有任务的学生提供《标准》的某些参考。

昆士兰科技大学，布里斯班

教学和学习委员会已经认可将昆士兰科技大学《信息素养框架和纲要》(<http://www.library.qut.edu.au/ilfs/>)作为学校的指导原则和政策。因此，《标准》能够显著地对课程设计和教学、学习实践进行指导。

2002-2006年的信息与学术服务部门战略行动对《信息素养框架和纲要》中关于院系关系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包括与《标准》有关的教学和评估方法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当前正使用《信息素养框架和纲要》和《标准》进行的重要能力计划，包括：

- 科技学科教学与学习资助计划-非毕业生学士学位改革（资助 150000 美元）《增强信息素养在科学领域的发展》
- 教育学科教学与学习资助计划-教育进行在概念化和评论《针对信息素养标准，使用信息素养纲要制定内容和评估方法》
- 健康
 - 护士课程改革小额教学与学习资助计划《使用信息素养纲要将一般技能整合到非毕业生信息素养标准课程》
 - 人类活动-信息素养课程教学和学习工作组，使用信息素养纲要，从课程/单元评估的整体视角，分析信息素养标准产生的结果。
- 昆士兰科技大学心理学院-针对第一年的课程评估提出相应的标准，同时确保：
 - 目标信息素养技能第一年的评估是有效的
 - 第二和第三年的单元协调能确保某些信息素养技能在第一年已经学习和评估
- 商业-第一年核心单元计划《使用信息素养纲要，提出针对信息素养标准的评估方法》

对于今后的计划，在院系教学设计者的帮助下，导致基于形式的诊断数据库的发展，从而促使运用《标准》来分析个体单元、流和课程报告结构的设计，同时会考虑到具体的报告内容以及与每一项标准有关的课程活动。诊断数据库正在多个学科领域进行试验。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维多利亚

《标准》被用于：

- 为任何项目或课程提供框架，促进学科馆员的发展，包括在线辅导。
- 提升学术人员的信息素养概念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正在进行大量的项目更新计划，图书馆明确包含了课程设计，使毕业生能力得到提高，并促进了信息素养的发展。学科馆员作为发展团队的一部分，他们的角色是展示现有的课程是怎样与《标准》达成一致，或者怎样设计学习活动来帮助信息素养的发展。

更多关于图书馆提升信息素养方式的信息，参见

www.rmit.edu.au/browse?SIMID=fjwepz9ydwrsl

www.rmit.edu.au/browse?SIMID=rliorus5elpw

南十字星大学，新南威尔士

因为没有正式使用《标准》，许多期望的结果自然地成为计划、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和活动的基础。图书馆员正设计课程评估的结构体系，特别是用成果帮助提出问题等。

从整个大学的基础来看，《标准》已经被几个重点参与者和委员会所接受。信息素养成为课程中强制评估部分的需求已经被接受，并在《学习教学和课程管理计划》中表达出来。学校正在对其毕业生属性和一般技能联合体的想法进行评估，其目的是使信息素养和《标准》的使用，成为图书馆输入的一部分，并确保信息素养能嵌入到课程之中。

斯威本科技大学，维多利亚

斯威本图书馆所提供的模型，将《标准》和培训项目联系起来，其取得的关于毕业生属性的成就被展示在网站(http://www.swin.edu.au/lib/infoskills/grad_attributes.htm)上。

Lilydale 校区正在用《标准》来指导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多层模型的发展，其目的是促使信息素养模块整合到校区一、二、三年级非毕业生的核心课程中。

阿德莱德大学，南澳大利亚

研究图书馆员、学科图书馆员和参考咨询图书馆员负责将《标准》作为指导原则来计划和发展信息素养项目。2002年，图书馆收到了大学学习和教学资助，开始着手《信息素养标准的基准评价》，该项目测试了图书馆在医学方面的信息素养技能。

该计划的目的是：

- 评估《标准》并对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员委员会提供反馈
- 根据《标准》检测地方项目
- 在图书馆广泛应用之前测试其方法

医学领域的信息素养技能培训项目（健康科学工作书）和《标准》已经被作为基准。《标准》曾经被作为起点，但随着计划的发展，关注点转移到将健康科学工作书作为起点。随后，制定出了教学包各方面的相关标准和成果。同时也准备了关于《标准》、学习成果和成果取得方法的总结图，那些经过图书馆审核，但没有保留下来的成果也被发掘出来。

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

图书馆已经制定了信息素养政策，它提出“图书馆已经将《标准》作为指导原则，为活动的计划、呈现和提升提供一定的框架。”信息素养政策位于<http://www.library.usyd.edu.au/skills/infolitpolicy.html>。

回顾悉尼大学的毕业生属性，其一直处在进步之中。信息素养在最新政策中被作为一项主要的内容。

塔斯马尼亚大学

图书馆已经制定了政策，阐述其在培养具有信息素养毕业生中的作用。该政策支持一般毕业生属性和《标准》等大学政策，为所有人列出了图书馆在信息素

养举措中所做出的贡献。

大学灵活的教育单位正在开发一系列工具，用于在课程和单元层面将一般属性整合到课程中。图书馆将以此作为基础就信息素养课程整合问题与学术人员进行协商。

悉尼科技大学，新南威尔士

图书馆已经制定了用于识别和利用《标准》的信息素养框架。在与大学质量发展单位合作的过程中，图书馆正通过毕业生长期影响和利益的评估，考虑识别信息素养培训实际学习成果的方法。

阳光海岸大学，昆士兰

在线资源的学习成果作为大学信息素养的一部分，与《标准》是一致的。

怀卡托大学，新西兰

图书馆努力确保图书馆教学项目以《标准》为基础。在今后的 18 个月，图书馆将在开发在线信息素养资源的过程中，参考这些项目。

西澳大利亚大学，珀斯

图书馆战略规划 2002-2004 包括一项目标“识别目标群体的信息技能要求，以便在相似情景中运用《信息素养标准》。

学校已经将《标准》作为信息素养课程框架开发的基础。在初级层面，已经为每一项标准发掘出了相应的成果。同时，也识别出了参考教学和学习活动以及联合评估方法。每一项成果的职责已经分配给图书馆员和学术人员或者两者之一。这就形成了图书馆《基于成果的初级信息素养课程框架和信息技能量表》的基础。

图书馆为新生和继续教育学生提供的在线资源，InfoPathways，来源于《基于成果的初级信息素养课程框架》。将图书馆的《框架》作为起点，然后检测其毕业生成果，一些学科（法律、医学、社会工作）已经将《标准》整合到全部课程标准中。同时在其他学科中，也将信息技能嵌入到课程中，这些包括牙科学、工程学和人类活动等。

西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

为了给每一位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获取信息素养技能的机会，以及为了增强他们在大学学习、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作用，图书馆于 2003 年着手开发了一项形式化的整合信息素养项目，该项目是以《标准》作为指导。

该项目将采用增值法着手 2003 年一年级学生基本信息技能的发展。学术人员和学科馆员的紧密合作将确保所有参加者的成果是相关的并且技能是可传递的。

一系列从事标准研究的工作组，其潜在的目的是让所有学科馆员在 2003 年能够确保信息分享。随后，信息服务馆员组织了多数学校校长和项目管理者会晤，颁布了新的信息素养项目，促进了《标准》的发展和增强了其重要性。

学校已经组建了信息素养工作组来指导跨所有学科和跨校区的对等项目的发展。信息素养是一项重要的大学毕业生属性，同时图书馆也承担着信息素养项目发展和传递的责任。

卧龙岗大学，新南威尔士

大学教育委员会已经认可了《标准》，并将其作为信息素养部门最新信息素养政策的基础。

大学信息和研究服务团队已经创造了信息素养标准。该团队的职责是促进标准跨院系应用。新的、可理解的信息素养网站，包括开发和实践，于 2003 年 5 月发布。它包括图书馆框架（基于《标准》并与大学、毕业生属性和信息素养相

联系)和《标准》在院系和基本部门的当前应用。

存在多个计划运用《标准》来进一步评估信息素养项目,同时开发新的项目。信息素养标准团队指导工作人员将《标准》整合到这些项目中,同时确保政策和实践的统一。团队的协调者也会参加大学资助计划,寻找大学生属性(包括信息素养)的获取方法。其设想是该计划将成为跨校区提升《标准》和信息素养的方法,特别是新网站被作为学术人员间的合作工具。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

大学已经建立了学习和教学委员会来执行起草的学习和教学计划。图书馆也包含于该委员会中。《标准》支持将信息素养直接列为毕业生属性,而不是获取其他毕业生属性的策略。

图书馆起草的信息素养计划将信息素养作为一项规定的责任。《标准》的各方面被再设计成一项内部标准。这定义了图书馆对信息素养所做的贡献,也列举出了院系和学生的基本责任。

《标准》被用于开发自我资源模板,并与院系设置的课程(文章、任务等)直接相关,这些资源包含了第一年措施中的19门课程。该数量也期望在今后两年内继续增加。

维多利亚科技大学,墨尔本

虽然没有对《标准》进行学校层面的正式认可,但是他们确实支持五个《高等教育毕业生核心毕业属性》之一。

个人图书馆员正在项目计划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属性。《标准》的要素已被用于在线资源 InfoWiz,图书馆网页(library.vu.edu.au)也存在多个链接,包括图书馆维护的信息素养网页。

大学五个核心毕业生属性之一包含信息素养标准的主要要素,这些核心毕业生属性通过2003年所有高等教育课程体现出来,并对2004年6月的课程变化进行执行。图书馆的信息素养协调者和学科馆员在标记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素养：精选年表 1965-2003

- 1965年，作为澳大利亚最著名教育家之一，同时也是昆士兰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欧内斯特·罗伊认为：

一般情况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工作”就没人关心过。即使存在积极的关注，但由于没有突破口，重大的缺陷就一直存在。老师可以敦促他的学生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像为其提供书单，设置能够有效引导他们进入图书馆的工作。但是对于他们怎样使用真正所渴望的并能够为他们所用的资源，或是他们是否有必要的技巧去那样做时却缺乏兴趣。馆员可能在实际训练中会积极参与和帮助用户熟练地运用搜索策略，并且让学生们完整地获取最渴望的资源，但学生们在查找相关书目时，关于怎样找到“所需要”的书时，却不关乎他们的事了...《澳大利亚教育杂志》

- 信息素养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教育家保罗 Zurkowski 在其 1974 年一篇名为《信息服务环境，关系和优先权》报告中首次使用。
- 澳大利亚的信息素养首次提出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学校图书馆，在新西兰则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在 1989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信息素养理事委员会发布一份最终报告，明确指出了信息素养的四个组成部分即：明确何时需要信息，查找、评估及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 在 1989 年，澳大利亚全国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委托罗斯报告高等教育机构图书馆条约。它是澳大利亚政府报告第一次提到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第九项涉及“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专业培训中的作用”的条款。《图书馆作为教育者》报告指出：（66-71 页）。

据认为，信息素养的概念在图书馆界外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它在图书馆界却是一项相当大的文献主题。计划和教学合作项目以及高等教育图书馆用户教育的要素是

- 教师/学术人员和图书馆员之间必须存在紧密的合作
 - 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教授信息素养技能，而不是通常的真空环境中
 - 图书馆员对于教育和学习过程有自己重要的视角，因为他们在开展研究和调查为基础的任务时能够发现用户存在的问题。
 - 图书馆员能够充当教育者的角色，重视信息和技能的获取和使用
 - 独立学习技能是终身学习和经济、社会安定的基础
 - 随着课程的开发，资源的内涵必须同时探索。
- 1991 年，长期战略代表委员会的报告《澳大利亚信息社会》第一卷人们需要发展对于信息权利的理解和成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这可能会以相关方式增加机会让学生发展信息意识而不是当前教育的现状。在高等教育层面需要所有的毕业生都对价值观和信息以及信息处理技能之间的联系进行理解。同时需要在所有的教育层面进行特殊项目来开发学生的信息操作技能。这些项目允许信息的隐蔽性但不同于计算机技能。
- 1992 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协会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质量》毕业生的特征
一般技能。他们包括如下技能：批判思维，求知欲，问题解决，独立的、有逻辑的想法，有效交流和识别、获取、管理信息的相关技能。
- 1992 年，梅尔报告《就业相关的后义务教育和培训的关键技能》认为信息素养是第一关键能力

收集，分析和组织想法和信息

查找信息的能力，对需要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排序，以有效的方式指出信息，评估信息本身和信息源以及获取信息的方法

- 从 1992 年开始国家信息素养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由南澳大利亚大学、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举办。会议进程的相关信息在 www.library.unisa.edu.au
- 1994 年《通过大学教育发展终身学习者》
在信息社会，掌握电子数据库、索引和网络对于与当前领域的发展保持联系是必需的，熟悉信息检索系统促使新的毕业生成为专业人员和社会的一员。毕业生在离开大学时，在多个领域拥有查找、获取、检索、评估、管理和使用信息的技能和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只存在有限的、很快过时和不相关的知识。掌握这些技能提供终身学习的潜力，学习不再依赖于演讲为中心的知识阐述，而给学生提供自我学习的相关意识和目的。
渐渐地，大学图书馆变成了大学生课程的焦点，学术人员在设计课程内容时开始对其感兴趣的资源给予更多关注。图书馆员作为变革代理人/员工的开发人员的角色发挥了更大作用而不只是托管人或参考人员。
- 1994 年，澳大利亚学校图书馆协会颁布了其信息素养政策声明 www.asla.org.au/policy/p_infol.htm
- 1996 年信息素养特殊利益团体在奥克兰和新西兰奥拉基/坎特伯雷地区建立，用户教育研讨会由帕默斯顿北方教育学院和 TELSIG 组织，信息素养相关话题将会在昆士敦每年举办的 NZLIA 会议上提出。
- 在 1996 年到 2000 年间，新西兰图书馆和信息协会信息素养小组提出有关主题并向国家政府提出建议，涉及在国家信息政策的情景下，信息素养在新西兰的发展。
- 1997 年阿德莱德的澳大利亚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克瑞斯汀·布鲁斯博士的《信息素养的七个方面》，这个获奖的博士研究成果，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兴趣和使用，给信息素养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现象的方法。
- 2000 年查尔斯特大学出版了《全世界的信息素养：提高项目和研究》，由 Philip Candy 教授和 Christine Bruce 博士编辑。
- 2000 年 5 月 LIANZA 的《图书馆生活》致力于信息素养研究。
- 2000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图书馆员参加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国家工作组”，由 Alan Bundy 博士发起，南澳大利亚大学召集和举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标准》第一版就在该工作组中起草。
- 2001 年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签署了《关于所有澳大利亚人信息素养的声明》，由 Alan Bundy 主席发起和发展。
www.alia.org.au/policies/information.literacy.html
- 2001 年新西兰图书馆和信息协会签署了《关于国家信息战略》
www.lianza.org.nz/nis.htm
- 2001 年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信息素养圆桌会议，将教育者、图书馆员、商业、职业和社区领导聚集到一起，它由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 Prue Mercer 召开。
- 2001 年，由 Alan Bundy 博士发起，Irene Doskatsch 领导，南澳大利亚大学着手建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协会。
- 到 2002 年 12 月，大部分澳大利亚大学已经定义和公布了毕业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属性。信息素养是一项特殊的毕业生属性，也是获取其他毕业生属

性的基础策略。大部分大学已经正式认可将《信息素养标准》作为资源来指导学术人员和图书馆员的信息素养实践。

- 2003 年澳大利亚国家信息素养联盟支持计划评估了教育、政府和公司部门国家联盟的可行性。收到该计划的资金促使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 InfoLit 论坛聘用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报告。最终关于国家联盟的可行性报告已经收到，指导委员会正在制定交流/行动战略推进该计划。
- 2003 年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TAFE) 图书馆服务国家工作组要求在参议院就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中的角色举行听证会之前，进行组建该工作组。参议院委员会对于 TAFE 图书馆在发展信息素养学习者中担任的角色充满兴趣，其作为教育过程的一部分，为在线学习者提供特殊参考服务。同时也对于 TAFE 图书馆在灵活的学习环境和机制中，为解决数字鸿沟以及将学习者的信息技术发展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所担任的角色充满兴趣。
- 2003 年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员协会出版了 Ralph Catts 博士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估中的信息技能调查》。它为图书馆员和学术人员调查特殊学科中学生的信息素养提供依据。
- 2003 年新西兰图书馆员重新起草了信息素养标准，新西兰高等教育联盟在汉密尔顿组织了信息素养研讨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协会就在新西兰汉密尔顿发起。
- 2003 年澳大利亚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
(www.aph.gov.au/Senate/committee/ecita_ctte/online_libraries/Index.htm)

在委员会的整个调查中所达成的共识是在线连接和单独提供内容不再是满足社会需求的最终答案。有效地识别、获取、评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信息素养为所有澳大利亚人带来的成就需要更多机构的影响而不是图书馆。他们已经为澳大利亚成为具有信息素养的国家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